

YESHENGTAO ZHUAN



叶圣陶传

刘增人 著

东方出版社

K825.46
Y452.2

叶圣陶传

刘增人 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鲁 静
装帧设计:徐 晖
版式设计:东昌文化
责任校对:湖 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叶圣陶传/刘增人 著. 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-7-5060-3374-9

I. 叶… II. 刘… III. 叶圣陶(1894~1988)—传记
IV.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1576 号

叶 圣 陶 传

YESHENGTAO ZHUAN

刘增人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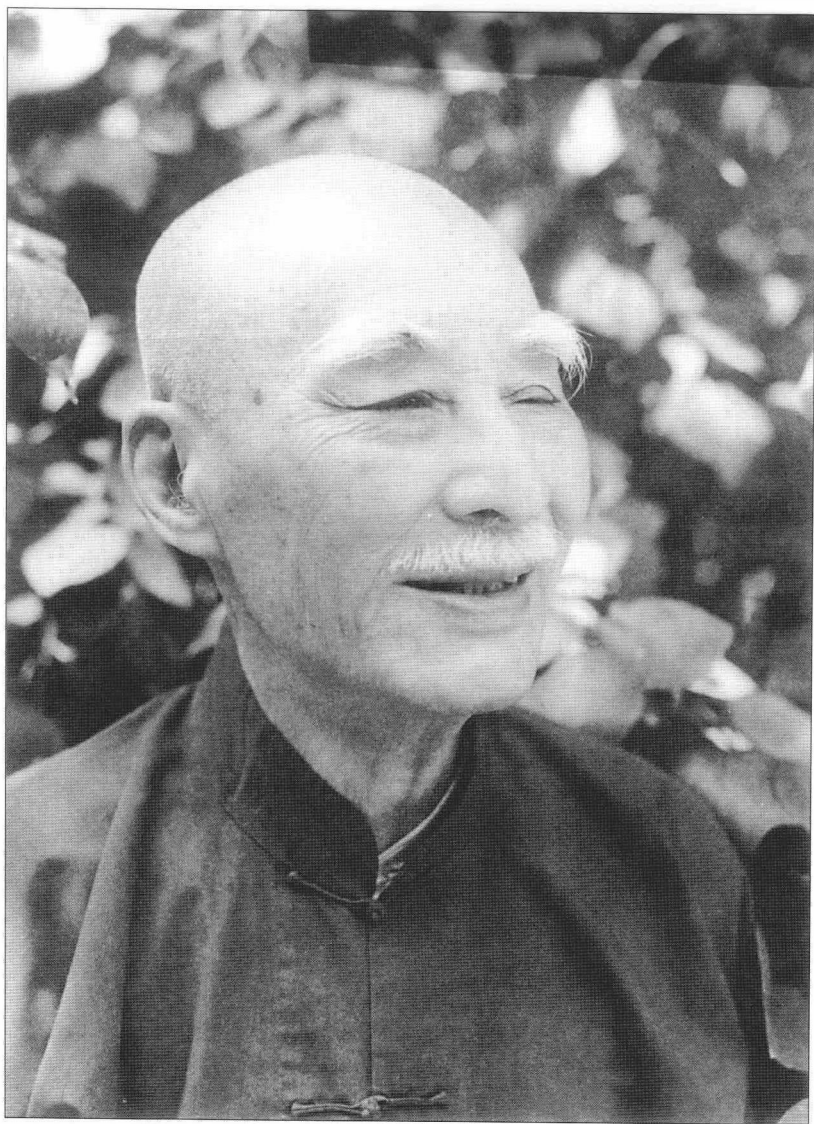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635 毫米×927 毫米 1/16 印张:25.25

字数:290 千字 印数:0,001—5,000 册

ISBN 978-7-5060-3374-9 定价:45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

晚年的叶圣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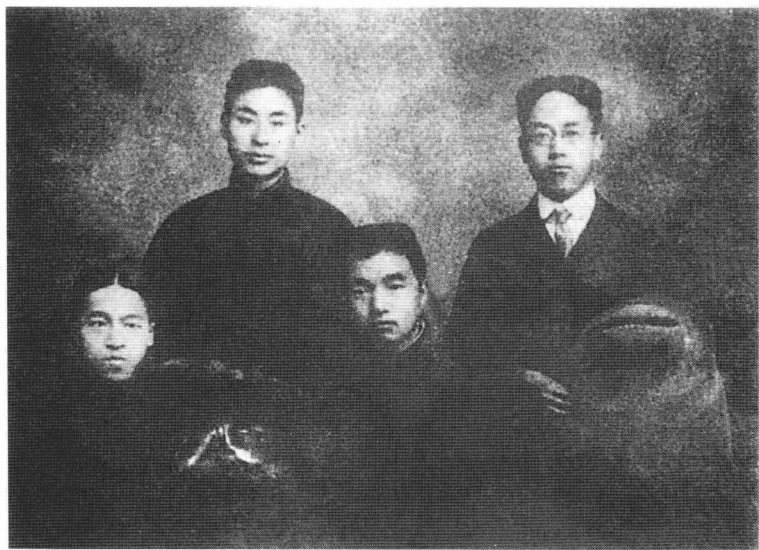
任教吴县角直五高时与同事合影，叶圣陶(左二)、王伯祥(左四)、吴宾若(左六)。(1917年春摄于角直鲁望祠)



与夫人胡墨林。(1919年摄于吴县角直)



与沈雁冰(坐前者)、郑振铎(坐中者)、沈泽民(站左者)合影。
(1921年4月摄于上海半淞园)



为俞平伯赴美留学饯别,许昂若(左一)、叶圣陶(左二)、
朱自清(左三)、俞平伯(左四)。(1921年12月31日摄于杭州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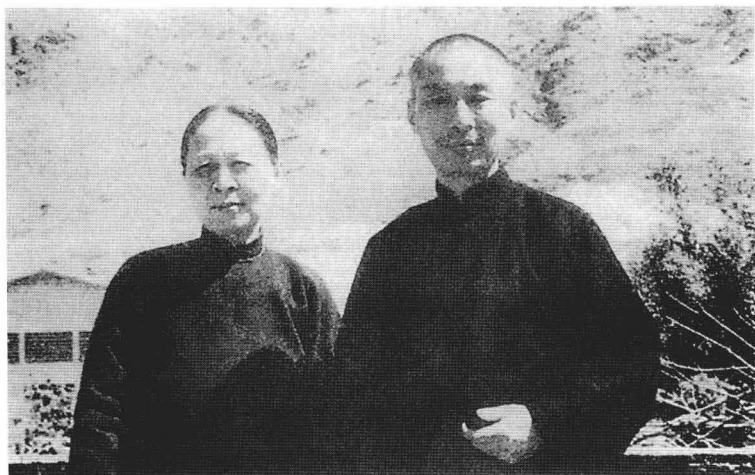
与朱自清(右)合影。
(1921年12月摄于
杭州)



成都文艺界为叶圣陶五十初度祝寿。
(1943年11月15日摄于成都竞成园)



叶圣陶和朋友们在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，左起：
叶圣陶、冯雪峰、老舍、周恩来、冯玉祥、郭沫若、邵力
子、柳亚子、胡风。（1945年10月19日摄于重庆）



与夫人胡墨林。（1949年2月23日摄于香港达德学院）



叶圣陶和老舍(左)在亚洲作家会议上。
(1957年1月摄于印度新德里)



叶圣陶和吴组缃(前左一)、老舍(前左二)合影。
(1961年摄于内蒙)



“文革”期间叶圣陶日常的消遣是抄书。



叶圣陶和曾孙女阿牛。(摄于1970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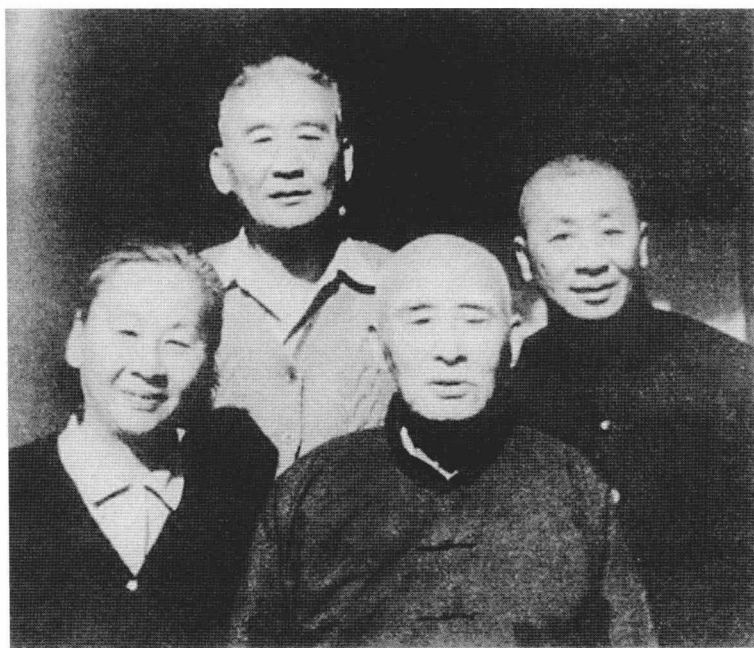
叶圣陶于北京香山。
(摄于1971年6月2日)



叶圣陶与友人合影,后排左起:谢国桢、吕叔湘、叶圣陶、唐弢、郅达夫。(1977年9月摄于承德避暑山庄热河源)



叶圣陶和孩子们。(1980年摄于北京寓所)



叶圣陶和至善(后左)、至美(前左)、至诚(后右)
合影。(摄于1982年)



叶圣陶和巴金(左)合影。
(摄于1983年4月)



和俞平伯(左)、章元善(中)
合影。(摄于1983年春)



叶圣陶和冰心(右)合影。(摄于1987年春)



叶圣陶与臧克家(左)、叶至善(右)合影。(1988年9月摄于北京寓所)

至善撰此聯寄懷 詔我已久請為書之今日為

肩先聖翁馬

襟衷蹕子牛

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余之生日也 聖陶



叶圣陶手迹

故交又復一人遊瀟灑風神永
憶梁溪畫初標招共酌新篇
細校得先娛深杯剪燭沙坪壩
野店投詩遵義盛十載所希
歸悵恨再謀一面願終虛

老友子瞻之逝余嘗作一律追懷
之近者上海舉行其骨灰安放
儀式文匯報及刊市余詩
頌南先生與子瞻有深交於報端
見之屬當一展留念勉應
雅命即希
附正

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葉聖陶



多活几年
多做些事。
一九八零年秋
叶圣陶

前 言

1943年10月，叶圣陶满五十虚岁了。他上街买了几斤切面，与流寓四川的家人们一起，高高兴兴，煮面吃面，与往常一样过了一个普普通通的“生日”，一点也没想到什么“寿”呀、“祝”呀一类的礼仪。不料成都文艺界、出版界的朋友们知道以后，不依不饶，执意要为他隆重地补祝五十大寿。

11月15日这天，朋友们云集于竟成园礼堂，又是读贺电，又是吃寿面，唱歌作诗，照相祝酒，竟然把这一活动办成那个阴霾满天的日子里最令人开心的盛大节日。他的老朋友茅盾正在病中，闻讯后马上寄来了热情的贺信。到底是大手笔，到底是老朋友，在诸多祝寿的文字中，这信写得最中肯綮。其中写道：“凡是认识他的朋友们都不能不感到，和圣陶相对，虽然他无一语，可是令人消释鄙俗之心，读他的作品亦然。你要从他作品中找寻惊人事，那不一定有；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。才笔焕发，规模阔大，有胜于圣陶的，但圣陶的朴素谨严的作风，及其敦厚诚挚的情感，自有不可及处。”“圣陶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光辉的贡献，海内早有公论，初不因我的赞美而加重；但二十多年的交谊，使我从圣陶的‘为人’与其作品看到了最重要的一点，即两者的统一与调和。作品乃人格